

浪裏白條麻臉漢：

傳奇怪人于國楨（上）

王祥麟

——拳頭上站得人，膀子上跑得馬的奇男子

麻臉青天傳奇人物

筆者這篇拙文，要介紹一位非常傑出的好縣長，他確是一位「拳頭上站得人，膀子上跑得馬」的奇男子；生逢非常時期，身處非常地方，又有一位非常了得的長官領導，他在縣長任內有很多非常作為，更有不少非常成就。縣民在受惠之餘，嗚呼「麻臉青天」而不名，鄂、川、黔三省鄰近十多縣也都聞名「利川于麻子」——他就是于國楨。

我自小就愛看章回小說，對書中的傳奇人物心儀不已，總以不能親見親聞為憾；想不到我初出茅廬，就與一位傳奇怪人訂下忘年交，而且友情篤厚，相交莫逆。他於抗日勝利後，以甘肅省代主席之尊，奉當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將軍之召，出任光復後臺灣省臺中市最後一任官派市長，他的清廉勤政，愛民如子作風，很快又贏得「于青天」美名。

四十一年縣市長改為民選，他自恃政績優異，人民愛戴，但憑「于青天」三個字穩保當選無疑。他沒有競選班底，更無分文「本錢」，只在

居所門前貼出啓事，簡單明瞭的說：「于國楨有決心再任市長，為市民福利貢獻心力，願意支持者請簽芳名！」另備有一本紅色簽名簿而已，連一個在場招待的人都「從略」了。結果他落選了，心身所受斷喪極為沉重，竟至愧憤而死，令人無限惋惜。我與于國楨論交，從識荆到分袂，前後不過兩年，公誼私情，水乳交融，說得上是管鮑之交。關於他的身世，我知道的並不很多，又不喜歡探聽他人隱私，我能為讀者介述的，有他自己說的（他很樂意對我說往事，包括他如何追女朋友）。有我耳聞目見的，但都是實情實報，絕無半點虛假。

貌不驚人却獲美眷

民國三十一年四月，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派我為利川縣黨部書記長（現稱主任委員）；我自捐行囊，赤腳草鞋隻身到差。當天晚上，我的前任徐中元兄（來臺曾任僑委會處長，聞去年已退休）陪我去拜會縣長于國楨，並先開照我：「于縣長人醜心好脾氣壞，你要有個心理準備，免生無謂的不愉快。」

我們在縣府「東花廳」縣長官邸見面，但見他身軀矮胖粗壯，連頭帶腳罩著一套寬大的灰色軍服，整個身軀就像一個「用」字。一臉大麻，圈點點沒有一些好皮肉，兩道淡黃疏眉之間，一顆指頭大的朱砂痣隱隱發光，額頭，蒜鼻，連腮鬍被麻點分割成小塊，加上厚唇大黃牙，那副長相，予人一種滑稽而威嚴的感受。

一經介紹，他叨着五寸長的旱煙桿，一隻肥手掌搭上我右肩，三角眼瞅我好一會，第一句話說：「老弟，你有二十了嗎？」神情略帶輕慢。我不以為忤的說：「屬兔的，二十七歲了。」他猛搖我的手臂問：「聽說你是湖南人，我對湖南朋友印象特別好，湖南人有個性，我會預防鬧騰扭的。」「不怕有個性，但怕要個性，個性強不是特權，請縣長多指導」。我嚴正的回話。他感覺到些微尷尬，轉個話題：「老弟是戰幹團出身吧？既是辭公學生（陳誠字辭修是戰幹團兼副團長，團長是蔣委員長），我們會合作得很好，好好把利川治成湖北模範縣，大家都有面子。」接着他把縣政支持抗日的重要性，和他如何治理利川的作法說了個大概。最後又激動的說：「老弟

臺，以後我們兩人要擔起利川縣打垮日本鬼子的千斤重擔，辦不到我會去自殺！」說得麻臉泛紅，口沫橫飛，接着猛抽旱煙。

停了會轉入輕鬆話題，介紹他的夫人出來相見。她的身材窈窕，面貌姣好，又是杭州藝專的高材生，氣質自是不凡。我乍一見，怎麼說也不相信是于麻子的妻子。可能他已瞧出我在想什麼了，調侃的說：「兄弟，想不到吧？你竟會有這麼漂亮的嫂子！」大家一陣哄笑掩飾了我的不安。隨後他的一女兩子都來相見，個個生得秀氣活潑，帶有母親遺傳。初次見面，竟以妻兒相見，親如故舊，令人感到十分親切，心中早存的一絲成見，已經煙消雲散。在叨擾了一碗餛飩麵夜宵後告辭。于夫人這時誠摯的對我說：「書記長，我們雖然初次見面，說得上是一見如故，你還年輕得很，前程萬里，不可限量；你與我先生初次同事，來日方長，我可以負責的告訴你，我能選他作丈夫託以終生，你儘可放心交他這個朋友，他確實是一位好朋友，也是位好縣長。」

大會場上語驚四座

我是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到任縣黨部書記長。由於縣政府與黨部一直不甚融洽，我雖然對於縣長印象不壞，也很想由我來改善雙方關係，但一時總感到無從下手，又不能有事無事去串門子，誠恐引人非議，以為「書記長少不更事，那是于麻子的對手。」因此我也保持一分不卑不亢的矜持；但在公事上我總抱着成全大局的合作態度。七月七日利川各界舉行「抗戰五週年紀念大會」

，到會千餘人，大會自然由縣長主持。他在「主席報告」時說了許多大道理，可能他的情緒一時

激動起來，竟對商人和黨部大肆抨擊，他說：「在我的利川縣內，大家都在為抗日流汗流血，只有一些大老闆還是千方百計的發國難財，真是沒有良心，黨部總說他們是『中央級單位』高高在上（黨部經費是中央撥發，標準比地方高一點），好像抗日打仗與他們無干，我很不滿意！王書記長年輕有為，我常見他穿草鞋下鄉，像一個做事的人，希望他不教我們大家失望，今天我要大聲疾呼：不抗戰的人請出利川！」真是語驚四座，全場為之愕然。羣衆交頭接耳，比手劃腳，很多人的眼神都集中在瞧我。有兩位首長示意我應該講話，對於縣長的驕傲失態表示不滿。

當司儀高呼「講演」時，我未待任何人招呼，就從臺上的首長席快步走到臺前中央說：「各位長輩們，各位青年朋友們，我是中國國民黨利川縣黨部的新任書記長，到差恰好一百天，我是軍人出身，兩次受傷未死，這次上級派我來，並非怕死逃來後方，而是特別選我來向于縣長學習；他自以為不要錢不要命，令人佩服，相信我也不是貪財怕死的人。國民黨領導革命數十年，犧牲無數先烈志士，却也成全了不少官僚政客；譬如從前作過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委員的某人（指的就是他），今天他當了官，有權有勢，就一脚踢翻黨部的招牌而大顯威風，他在大庭廣衆前好神氣，我却為他很悲哀，因為他不明事理，不識大體，抗日救國靠團結……」我理直氣壯的反唇相向，全場為之動容，尤其幾百省師學生更是喝采

鼓掌。

但見他麻臉脹得青中透紫，旋風似的衝到我跟前厲聲大叫：「你怎麼可以罵俺呢？利川只有一個縣長，你不可以侮辱縣長。」他幾乎想動手打人了。「我是說我們國民黨中不仁不義的人，與縣長何干？」我也毫不示弱的與他「對上」。他連聲發狠的瞪着我說：「俺還一個勁的抬舉你，不想你却胡說八道，俺不同你談，免得別人又說我們黨政不和，就算俺怕你，俺走開總可以吧！」說走就走，他真的咬着旱煙桿逕自下臺去了；臺下一陣哄笑。我只好宣布：「現在由本人擔任大會主席。」全場又一陣掌聲。這時地方法院院長，臨時參議會楊耀廷議長執心我又如同我的前任與于麻子合不來，影響地方團結，特陪着我走回縣黨部。途中他倆很誠懇的勸我要忍讓為國、為地方，不要與縣長「認真」，其實于縣長的清廉苦幹，在利川確也做了不少事情，尤其打倒了土皇帝冉作霖，為千百老百姓伸冤除害，真是了不起。只是個性強一點，北方人嘛，作人方面修養差一點，還請書記長多包涵。

我平和的告訴他二位：「請放心，我有把握與于縣長處得好，也會與各位處得好。」我三人並肩走到接近縣黨部時，就隱約聽到遠處有人高吭唱黑頭，喻院長會心向楊議長一笑：「這不就是他嗎？」一時我倒摸不着頭腦。恰好工友迎面報告：「縣長在書記長辦公室好一會了。」可不是嗎？他不正沙着嗓門大唱「天霸拜山」嗎？當他看到我們三人進來，反而迎出門來，喧賓奪主的連說：「歡迎，歡迎，請裏面坐。」而後若無

其事的大談他如何在「關外」流浪，如何在傳作義部隊幹過少將參議，還掛過「盒子砲」呢！神采飛揚，得意之極，對剛才在大會場的精采表演完全不提，若無其事。其人之怪，誰能說不？

有雅量向真理低頭

爲了「軍事第一，勝利第一」，中央規定省縣地方要成立「黨政軍聯合會報」，處理有關總動員事務，並執行省會報決議案，期能集中力量，支援作戰。會報設有一位執行秘書，會址附設在縣黨部，顯然這個會報是由黨策動推行，也可以說縣政府是被支援的單位。因爲組成份子規定由當地的中央駐縣如郵政、電信、法院、青年團和最高軍事單位；省駐縣單位如省立師範、醫院、銀行等，由黨部書記長、臨時會議議長和縣長輪流主持會議。利川縣由於「黨政不和」，這個會報陷入半停頓狀態，省級會報迭有指責。我瞭解情況後，就縣政影響動員的缺失提出幾項改進的具體方法，先給于縣長看後，準備召開會報。

不料于縣長認爲這無異是揭他的瘡疤，給他難堪；雖經我委婉解釋，他仍然心存意氣，不甚同意，竟然說：「如果是因爲未開會，不合上級要求，那就按時召開，隨便提些已經作得有成效的縣政報告，大家都體面，何必費腦筋自尋煩惱？」此人有些不可理喻，死愛面子活受罪。

我很不愉快的說：「縣長如果認爲聯合會報影響威嚴，我們可以正式報告省會報取銷，好壞由縣長一人擔當；我負責轉告中央暨省駐縣各單位，從此不再過問利川縣的任何事情。我也會

在出席省級會報時提出報告，好在下個月的例會就是陳主席辭公輪值主持，他對你是百依百順，我提出報告，也不怕他免我的職，因爲他現在已不兼任省黨部的主任委員了。告辭，我走了。」我說完，陡的起身就走。

他先是一楞，繼而截住我的去路：「這是幹什麼呢？事情可以商量呀，我就怕湖南人生氣。」嬉嬉哈哈自找下臺階，並說：「我知道你是爲大局着想，譬如軍方久欠徵糧餘款，譬如縣道沿線聯保辦公處的裝設電話，縣政府交涉無結果，不相信聯合會報能够解決？」我說：「透過會報有兩大好處，一是讓大家知道縣政府已盡了力；二是呈報省級，力量自然不同，相信必然可以解決。其他幾件事亦復如此，縣長既然認爲聯合會報無此必要，我會通知胡秘書停止辦公。」

于縣長確有「向真理低頭」（他常如此表白）的雅量，一切照我的意思辦，結果七八件懸案報省後很快解決了六件。我又找機會頌揚縣長的高明和愛民，他曾私下向我說：「老弟，你真少年老成，佩服！」

屛水救旱老淚直流

三十二年春旱嚴重，端午節快到了，還有不少地勢較高的農田未插秧。于縣長發起屛水救災運動，要「人定勝天」，創造奇蹟。

利川的水利多靠「池塘」來調劑盈枯，池塘比農田低，要從塘裏屛水灌入農田。當時只有兩種工具和方法，一種是用龍骨水車，一種是用木桶厚水。前者效力好但少有，後者雖然笨，但只

要有人，就可大量使用。屛水救災開始的第一天，縣長和書記長以身作則編爲一組，打算用木桶厚水。出生天津都市的于縣長，對這玩意還很新鮮。這種屛水方法，是要兩人有默契，同心協力才能運用自如，舉重若輕，否則就會相互掣肘，手脚失措；莫說屛水灌田，還會有人摔跟斗呢！

方法是這樣的：找一處田埂，搭兩個×形竹篙或木竿，橫架一塊木板相距約五六尺，用一木桶在約五分之一的腰上繫兩根繩子，重心在桶下端，兩人各執繩一端，相對而立，同時彎腰鬆手，木桶就會下傾入水；再同時伸腰縮手，一桶水就可憑空升起，二人按壓桶口朝下，水就灌進田裏，角度、時間、伸縮都要恰到好處，就會靈巧輕鬆的屛水灌田了。農夫屛水，但聞笑語歌聲飄逸田野。我在農村長大，小時候也曾跟着大人做過這玩意兒，加之二十多歲小伙子一身是勁，操作起來很快就上道了。可是我們北方城市長大的縣太爺就慘了，笨手笨腳，木頭木腦，雖然一教就懂，可是一做就錯。如同騎腳踏車，說來容易，騎上就倒，真倒成了知易行難！我們兩人糾纏了好一陣，總算有了點門路，有一兩回，還真屛了大半桶水呢！只是眼見縣太爺汗珠比麻圈還大，腳趾抽筋，腳肚抽筋，痛得他老淚直流。我乘勢請他休息，另由一位精於此道的小學老師同我捉對操作，運用自如而輕巧，麻子在旁看得直捶頭，不禁感嘆的長吟：「吾不如老圃，吾不如書記長喲！」

利川街道整修一新

利川縣城火災之多，酬神祭鬼都不管用，因為全城房舍密集又全是木造，偶一不慎，一火成災，損失不貲。另一缺點就是街道窄狹，全是瓦型青石板鋪砌，年長月久石面磨得精光溜滑，行人常因而摔倒。有一次省民政廳長朱懷冰蒞縣巡視，騎着一匹大洋馬招搖過市，一個閃失，從馬背上摔下來，還跌得不輕，又為路人哄笑，心裏着實大為不悅，曾在巡視後縣政檢討會上明白指示「拆修全城街道，列為縣政重要項目」；並猛摔威豐、來鳳、恩施各縣長有魄力、有辦法，擴修街道如何有利民生軍運，更可幾絕火災，民衆無不頌德。利川事比人強，如果能在農隙拆修街道，只用民力，不傷民財，惠而不費，有何不可呢？朱廳長懷冰深知于縣長國楨自尊心極強，只有用激將法來打動他的好勝心；但于縣長仍以「勞民傷財」為慮，不肯接受這不急之需的大事。時隔不久，省聯席會報錄案通知利川要從速擴修街道，以減免火災，建設後方。于縣長總覺得效事體大，又無分文專款可資運用，但又未便置之不理，乃將此事提交縣聯席會報決定，成立修建委員會主持其事，並要我擔任主任委員。

明知是一個「苦差」，我也不便示弱而欣然受命。我提名設兩位副主任委員，一是建設科長王之東（曾隨于到臺中市任主秘），一是縣銀行經理王秉新；至於委員則採單位制，有關單位主管都是委員。設三組辦事，工務由副主委王之東兼任，財務由王秉新兼任，總務由縣黨部秘書兼任。班底組成後，計劃隨之定案，其中有兩大難題：一是拆民房拓寬街道；一是發動募捐或貸款。

我的主張很簡單：拆屋先從楊議長公館開頭（楊宅是「三進兩抱庭」的巨宅），只要他家領先拆讓，其他民衆自然無話可說了（事先我已徵得楊議長慨然同意）。至於募捐決定暫緩，先由鹽商貸款一萬元，以後由拆除的鋪街石板拍賣償還。因為利川縣城附近缺石頭，鋪街老石板完整的很多，改建碎石混泥街面後，賸下大量石板變賣。大勢既定，擇吉開工。于縣長爲了專責責成，乾脆出巡鄉鎮三個月，縣政由主任秘書林郁文代行。他的適時出巡並非惡意，一來讓我們放手做事，二來林主秘與我私交甚好，必能助我成功；如此一來，縣長可以不負失敗責任，却可坐享成功果實。我將公務交給秘書全權代理，自己完全投入修街工作；無早無晚，無晴無雨，我是吃在工地，走在工地，胼手胝足，勞怨不辭。所好那時的黨部，沒有如現在的輔選任務，是一種「當家人」的姿態襄助縣政，只要本身公正勤樸，就無慮政通人和。這一次肩挑修街重任，只在勞民不傷民財的原則下，四民歡欣，盛表支持；尤其是所有民衆團體競相參與，機關首長鼓勵促成，升斗小民佩服我「年輕有爲」，拆屋出工，毫無怨言。黨員同志更直接組成工作隊，搬石運土，齊心協力爲民表率；也有自動燒茶送水，慰勞做工的人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感動。

經過將近一百個辛勞日子，新的利川出現了——縣城房屋一律黑漆門面，直式楠木刻字的商招，方型木架紙糊簷燈，高低大小完全一致，街道地勢起伏有致，入夜萬家門燈齊明，蜿蜒如火龍，非常壯觀。混泥土街面平整修直，整個縣城

街衢，樸實莊重而有生氣，與改修前的參差破落完全兩樣，真有耳目一新的快感。

籌建委員會定臘月二十八日舉行竣工落成典禮。由幾位紳耆出面，每戶門前擺出一席酒餚款待全體籌建委員，雖然每家只是小飲點滴，最後還是酩酊大醉，我是如何回到縣黨部宿舍床上的，自己也記不起來了。

黃昏上燈時節，風雨聲中于縣長腋挾雨傘，滿腳黃泥的到了我的床前，一把抓住我的手顫聲說：「兄弟！我真的認識你了，我當縣長三載，不如你書記長一年，我真的佩服，也很感激，你們幾位才真是利川縣的功臣。明天我請客，你一定得到，現在多休息。」他滿臉複雜的神情，我雖醉眼模糊，腦子昏沉，却也感到他的純真誠摯，沒有絲毫虛飾做作。他曾說過：「我于國楨是不好相與，但我服從真理，佩服好漢是絕無虛假的！」從此他的對人態度改變了不少，不再盛氣凌人，倨傲無禮了。

抱不平遭伙伙痛毆

于國楨確是充滿傳奇的文明人，他是今總統蔣經國先生在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的同期同學。他具有文明人的知識能力，却經常過着原始生活。譬如他不用牙刷，只用手指刷牙；通常不喜洗澡；吃東西生熟不論；穿着蔽體爲足。可是他的中文、俄文造詣都不差；時髦的高等享受樣樣在行。唱洋歌、哼平劇還很有點水準呢！說起他的言行怪誕，奇事異能真有一籬筐，先記述一件緊張有趣的打鬥事件。

于國楨縣長在我們忙着修建街道，他下鄉出巡時候，一天路過黃土鄉，時近中午，他順道拜訪軍糧儲運站站長小同鄉。儲運站屬軍政部系統，凡是富庶的縣份都設有分支站，黃土鄉這個站是個支站，是利川到恩施的集運站，規模還不算小。站址是借用當地最大的廟宇——天后宮的前進，包括戲臺上下及兩雨廊和戲坪。辦公和宿舍在戲臺上，臺下兩雨廊是堆棧。廟的後進是保國民小學。他鄉故人，天南地北，兩位「天津墳子」聊得很起勁，早已決定叨擾午餐——刀削麵，也就用不着趕時間了。

這時于縣長到後面去「尿尿」，廁所必經廚房，恰有一個小學生尖起腳想開廁所門，正在忙着做麵飯的伙伙「老陝」（陝西人），一見小蘿葡頭要開廁所門，上前就是一大巴掌，打得小傢伙踉蹌跌坐地上尖聲哭叫。縣長正好看得一清二楚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也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是一掃堂腿，踢得伙伙怒火陡起，眼見這位又矮又麻，比自己還骯髒的「狗仔子」，竟敢動起手脚來，這口氣如何忍得？橫目豎眼的朝着麻臉大罵：「奶奶的，干你爛事！」話到拳到，一輪猛攻，三推兩摔的竟將縣太爺按倒在地，狼狽起來。

小學生飛奔告警，老師、站長和縣長保鏢的便衣警察都聞警趕到，一見伙伙正在猛捶縣長，這還了得，站長一急就邊踢邊罵：「老陝，你要造反了，怎的打起縣長來？」便衣警察救駕來遲，已是又急又怕，一把捏住伙伙脖子死命的拖。伙伙一聽闖下大禍，又被人吆喝打罵，狗急跳牆反而掐住縣太爺頸子要拚命。老師一聽縣長落難

，也吆喝大點的學生趕快救駕，人多勢衆，七手八腳拖開了伙伙。

這時于縣長從地上虎的爬起指着伙伙：「你這狗東西給我聽着，早先不知道俺是縣長俺不怪你，知道俺是縣長還敢打縣長就該殺頭。」這時保隊附也聞聲來看究竟，見是縣長被人打，就與便衣警察合力將伙伙制伏要打屁股。伙伙大概被這陣勢嚇住了，歇斯底里求饒：「俺不知是青天大老爺，多有冒犯，真是瞎了狗眼，俺是粗人，求大老爺饒命！」縣長見莽漢告饒，這才搖手制止：「饒他狗命，以後再打小學生，俺就砍掉你的頭。」並對圍觀的民衆說：「俺與大家一樣平等，吵嘴打架都無所謂；既然知道俺是縣長還敢打俺，就是犯上，犯上是要殺頭的，你們懂這道理嗎？」有幾位年長的野老搶着應道：「懂，懂！冒犯父母官是該打的，更何況您是我們利川老百姓青天活菩薩，那能容他忤逆不道，論講殺頭有多。不過大人不計小人過，縣長饒了他，以後絕不會再犯的。」一齣鬧劇就此收場，縣長還是吃了伙伙的刀削麵才走路的，臨別還向伙伙說道：「俺們認識了，以後見面不會打架了吧？」

一步一血印其人真狠

于國楨縣長巡行到某一區公所過夜，天天下雪，朔風怒號，天氣十分寒冷。鄉間烤火是房中一個大火坑，堆燃着許多木柴，人們圍坐取暖聊天。這天縣長駕到，區長事先約好幾位鄉紳敬陪，大家素知縣長平易近人，無不湊趣笑談盡歡。一位區丁側着身子擠進人圍，從火坑裏提起一壺

開水，準備沖茶敬縣長；誰知壺把是錫焊的，高熱融化，提起後竟脫掉了，一壺開水不偏不倚正落在縣長右腳上。這一突來的禍事，在驚叫聲中發生，但見于縣長跌坐在泥地上，雙手按住右腳直顫抖，口中發出啾啾的嘶叫聲，大家一定神，才看清闖了大禍，七嘴八舌的忙亂一團。還是縣長自己有主張，迭聲大叫：「拿鹽巴來！」可憐一隻右腳已變成紫黑色，有的皮膚已鼓起水泡。縣長真是鐵漢子，大把鹽末塗在傷處，還一個勁的搓，但見他滿臉冷汗和淚水，簡直是在忍死掙扎啣！接着有的水泡破了，鹽汁侵入皮內疼痛徹骨；他雙手緊握腳脛，希望能因血液不通而麻木，痛苦也會減一些。他聽到區長在打罵區丁，反而覺得過意不去，厲聲制止區長：「別老揍他，要怪就怪你爲什麼不買好的銅炊壺，有好銅炊壺就不會出漏子了。他又不是存心的，事情已發生了，打死他也無用呀！」大家見縣長不責怪區丁，也不見罪任何入，心裏實在非常感激，也佩服這位青天大老爺的耐力。

那一夜縣長在灼疼中熬過，直到三四點才朦朧小睡些時。第二天依然大雪不止，大家懇求他休息一天，他却堅持他的預定行程，因爲事先與省督學約好在下一程某地會面。區長早就準備好「三個頭滑竿」（前一人後二人的簡單轎子）送他，說什麼也不要，他說：「除非腳骨斷了，現在只一點皮肉傷，還難不倒俺。」經過一位土郎中的敷藥包紮，咬牙上路去了。但見他麻臉抽搐，忍痛開步，一步一個血印，看了教人心悸，于國楨太狠了！

（下期續完）